

《少华山》（一名：《富贵图》；一名：《烤火落店》）

主要角色

倪厚：小生
殷碧莲：花旦
大王：净
喽罗：丑
丫鬟：彩旦

情节

相传有宦家女殷碧莲，因事背父偕婢宵遁。女流不识路径，蹉躞中途误经少华山。少华山本盗窟，殷碧莲遂被盗魁劫之上山。适有书生倪顺田在山，托词解救，以一言脱殷碧莲于难。书生盖盗魁所敬礼，而待之如上宾者，故非但听其言，且当场即以殷碧莲配书生。令二人交拜天地，行夫妇礼，乃送之入洞房（本剧从此处做起）。不意在殷碧莲则嫁得如意郎君，心中十分满意；而书生反矢口已有糟糠，竭力坚辞。且谓此次系晋京应试，志在功名，决不以儿女之情，自阻其鹏程。遂终夜烤火危坐，不敢实行夫妇之礼。经殷碧莲再四劝告，乃商定挈同下山，以出殷碧莲于险。而殷碧莲则抱定宗旨，谓形式上已成夫妇，事非儿戏，万无他适之理，誓必委身于君也。及明，书生请于盗魁，遂同下山。盗魁当赠“富贵图”一帧而别（本剧即至此而终）。然烤火之后，继以落店。

注释

尚有《池水驿》一段，当接连演唱。即夫妇二人偕同落店之后，书生将殷碧莲托诸旅店女主人，而孤身晋京应试之一段别离情形也。

根据《戏考》第十二册整理

（〔吹打〕。丫鬟、喽罗同搬物件上，倪厚、殷碧莲同上，丫鬟下。）

喽罗	（白）	解元爷，请过来见礼。
倪厚	（白）	仁兄施礼为何？
喽罗	（白）	方才在山下迎接，是我。
倪厚	（白）	多亏仁兄。
喽罗	（白）	我这里还有一礼。
倪厚	（白）	又施礼为何？
喽罗	（白）	适才山前游玩，也是我来。
倪厚	（白）	也多亏仁兄。
喽罗	（白）	我这里还有一礼。
倪厚	（白）	哎呀呀，哪有许多礼吓。
喽罗	（白）	自古道，“礼多人不怪”。
倪厚	（白）	好一个“礼多人不怪”！又施礼为何？
喽罗	（白）	今夜洞房花烛……
倪厚	（白）	让与仁兄！
喽罗	（白）	这就不敢！
倪厚	（白）	我要与你叙谈叙谈。
喽罗	（白）	待我搬把椅儿来，与你叙谈叙谈。
倪厚	（白）	哎，为何将门倒扣？
喽罗	（白）	我家大王之吩咐。里面一床一被一盆火，随你怎么做法。
倪厚	（白）	我要便。
喽罗	（白）	大便有马桶，小便有夜壶，喝茶有茶壶。
倪厚	（白）	我要游玩游玩。
喽罗	（白）	前山有巴虎，后山有老虎，出来咬了你的屁股。哈哈！
		（喽罗下。）
倪厚	（白）	仁兄转来，仁兄转来。吓，想是走远了。

殷碧莲 (白) 解元爷请来见礼。

倪厚 (白) 小娘子讲些什么？

殷碧莲 (白) 适才在大王面前，刀下救我不死。当面谢过！

倪厚 (白) 些须小事，何劳一谢。请坐。

殷碧莲 (白) 有坐。请问解元爷，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因何到此，与大王同伙？

倪厚 (白) 生姓倪名厚，表字顺田，新驿县人氏。此山大王，乃是我的好友，请我饮宴，并无别事。

殷碧莲 (白) 这就是了。请问解元爷，家中还有什么人？

倪厚 (白) 小娘子既问，听生一言：
(西皮慢板) 有小生少年时父亡母寡，
娶舍妻也算得贤良姣娃。
住几间破草房房屋不大，
家贫穷全靠着仿写字画。

殷碧莲 (白) 听解元爷之言，家中还有婆婆、大娘子么？

倪厚 (白) 啊？适才大王面前，救你不死，你倒当起真来了？

殷碧莲 (白) 吓，解元爷，在大王面前拜罢天地，入了洞房，这婚姻之事，何以为假？
(西皮慢板) 拜天地入洞房何言为假？
尊一声解元爷细听根芽：
你救我不死那钢刀之下，
像这样大人情怎样报答？

倪厚 (西皮原板) 适才间我救你钢刀之下，
不过是恻隐心暂且允答。
你本是贵人妻必真不假，
说这些不中听惹人笑话。

殷碧莲 (白) 如此说来，奴多口了。

倪厚 (白) 你忒以地多口吓！

殷碧莲 (白) 解元爷请过来拜揖！

倪厚 (白) 小娘子有何话讲？

殷碧莲 (白) 你看天夜深了，你我上床安眠。

倪厚 (白) 小娘子请上床安眠，我在此地，一旁烤火。

殷碧莲 (白) 如此，不恭了。

倪厚 (白) 礼该。

殷碧莲 (白) 占先了。

倪厚 (白) 岂敢。

殷碧莲 (白) 得罪了。

倪厚 (白) 岂敢岂敢哪。

殷碧莲 (西皮慢板) 解元爷只生得十分好看，
他好比小潘郎俱是一般。
我只得上床去罗帐高悬，
今夜晚但看他怎样终场？

倪厚 (白) 哎，妙吓！小娘子睡在床上，如同酒醉海棠一般，叫我年少之人，如何忍耐得住？吓，不免上床与她安眠了罢。慢、慢、慢、慢着！
(西皮原板) 想起了我的娘吩咐之话：
她叫我中途路少要贪花。
我本是鱼得水还未变化，
此一去跳龙门舞爪伸牙。

殷碧莲 (白) 好困吓。看天到这般时候，他还在那里烤火。不免下床与他明讲了罢。
吓，解元爷，上床安眠。

倪厚 (白) 还是下面奉陪。

殷碧莲 (白) 解元爷请安眠。

倪厚 (白) 你请上床安眠。我在此地奉陪。

殷碧莲 (白) 解元爷，奴有下言告禀。

倪厚 (白) 小娘子有话，落坐请讲。

殷碧莲 (白) 奴家姓殷，小字碧莲。我父官居一品，自幼将奴许配张郎为妻。是奴见他生得丑陋，无心于他。因此我主仆连夜逃出潼关。路过此山，被大王抢上山来。蒙解元爷救我不死，当着大王拜罢天地，入了洞房。这婚姻之事，托付你身上了。

(西皮慢板)

倪厚 (西皮原板) 与解元对坐在洞房之下，
你听我把此话细说根芽：
我本是闺门女必真不假，
为什么今夜晚不睬奴家？

殷碧莲 (西皮原板) 今夜晚非是我装聋卖哑，
都只为少华山男女混杂。
但愿得咱二人同把山下，
你往东我往西各奔天涯。

殷碧莲 (西皮原板) 解元爷讲的是离别之话，
倒叫我一阵阵意软心麻。
到明天我二人同把山下，
下山去咱二人再作计法。

(大王上，四龙套同上。)

大王 (白) 仁兄起床来了？

倪厚 (白) 起床来了。

大王 (白) 为何起得这等甚早？

倪厚 (白) 弟的功名要紧。告辞！

大王 (白) 这里有“富贵图”一轴、银子二百、大马二匹，仁兄收下！

倪厚 (白) “富贵图”、银子收下，大马不用。

大王 (白) 却是为何？

倪厚 (白) 路中行走不便。

大王 (白) 来，带马送解元爷下山！正是：

(念) 但愿此去上九重！

倪厚 (念) 星散月落上元黄。

大王 (念) 幸喜洞房花烛夜，

倪厚 (念) 哪知我今晚恨夜长！

(笑)

(倪厚、大王同下。)

(完)